



福字

在朝政之餘，慈禧以寫字作畫消遣，常常將所寫的“福”“壽”等大字賜給王公大臣。有說她的一些書畫為宮廷女畫家繆嘉蕙代筆。不過，軍機大臣瞿鴻禨回憶，太后“遊藝書畫，皆臻絕詣”。他曾親眼見到她為外國使節夫人們現場寫福壽大字十數幅，運筆“控送自如”。

圖為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·赫德珍藏的御賜大字。

作者攝於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圖書館赫德藏品，2018年9月25日



煙波致爽

承德避暑山莊清代皇帝寢宮。嘉慶、咸豐二帝均駕崩於此。咸豐帝 1860 年在此簽准《北京條約》。

作者攝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

引子 煙波致爽殿

1861年8月21日，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，是清朝歷史上至關緊要的一天。

就在上個月的六月初九（7月16日），咸豐皇帝在熱河行宮過了生日。按舊時的算法，他三十一歲了，正是一個男人成熟而富有魅力的年齡，此時他坐在龍椅上已有十一年。生日前一天，他審查昇平署送來的“萬壽節”戲單，用朱筆勾掉了戲單上的幾齣戲文《四海昇平》《訓子》《教子》《夜奔》，傳諭《四海昇平》下次再演。身為一個逃到行宮避難的皇帝，他大概也不好意思——上一年剛和西夷簽訂了合約，南方的太平叛亂尚未平定，此種紛擾不寧的狀況下，在生日這天上演《四海昇平》，豈非成了一種自欺？

在熱河期間，咸豐帝的身體已經垮掉了。從現存的檔案看，他以令人難以理解的熱情，沉迷於戲曲之中。《北京條約》一簽訂，負責宮廷演出的昇平署人員就被召到了行宮。幾乎每兩三天就要演戲，有時上午花唱，中午清唱，咸豐帝還要親自指定戲目的伶人人選。他對戲曲已經到了癡迷並精通的地步，甚至能夠指出伶人所唱曲譜的錯誤。¹他似乎通過讓自己沉浸在戲曲之中，來忘掉作為皇帝所蒙受的恥辱，精神上極度頹唐。

留守北京城的人，從謠傳皇帝回鑾，期待皇帝回京，到一次次失望。

手中握有軍隊的兵部侍郎勝保^①，是這一年的關鍵人物之一。他的奏摺裏充滿悲情：天下的禍患最怕發生在內部，想把皇上留在塞外的，不過幾個人而已；盼望著皇帝回京的可是億萬人，仁明英武的皇帝，您為何要順從幾人的私慾，卻不顧念億萬人的心願呢？²

整個7月，天象異變，先是大雷雨，都城裏的俗諺說“火燒潭柘寺，水淹北京城”，人們不禁想到了上一年潭柘寺佛殿被燒毀，開始擔心水患。7月18日，欽天監奏報八月初一（9月5日）將有日月合璧，五星連珠。³在傳統認知裏，這是天象示警，人間帝王治理有缺失。“吾民在水深火熱中，而當事者恬不知恤，蓋氣數使然，吾謂天下無人材久矣。”⁴後來成為兩任帝師的狀元翁同龢^②，在8月19日的日記中悲嘆，禍患之下，民眾生計艱難，而上位者不知體恤，又缺乏有用的人才，大概這就是一個王朝的氣數吧。

過完生日，咸豐帝原本孱弱的病體加劇，行宮裏的大臣和後宮妃嬪們十分慌亂，消息傳到北京，臣子們也憂懼不已。十來天後，翁同龢看到皇帝朱批，“字畫端楷”，⁵很是開心，寫字手穩，這說明皇帝身體好轉了。

咸豐帝本來身體就不夠好，出北京後，逃亡路上供應不足，有時一天都吃不上飯，心境更是在驚懼和憂慮中擺盪，路上就開始吐血，在熱河行宮休養一段後轉好。從宮廷檔案記錄的醫案來看，這位皇帝得的應是彼時的不治之症肺癆——一種由於感染結核分枝桿菌而引起的呼吸系統傳染病。在沒有抗生素的年代，得了這種慢性傳染病，基本上就是在等死，只能在氣候宜人的地方休養，來緩解症狀。在遠離戰場的幽靜行宮，咸豐帝果然放鬆了下來，縱情享樂，悠遊歲月。宮廷檔案顯示，他身體剛恢復一

① 勝保（？—1863），蘇完瓜爾佳氏，字克齋，滿洲鑲白旗人。晚清將領，曾圍堵截擊太平天國北伐軍，誘殺太平軍陳玉成，鎮壓捻軍、長槍會等。後以“擁兵縱寇”罪名被逮，責令自盡。

② 翁同龢（1830—1904），字聲甫，號叔平，江蘇常熟人。咸豐朝狀元，歷任戶部侍郎，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刑部、工部、戶部尚書，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，同治帝和光緒帝師傅。

些，就照常履行自己作為皇帝的職責，看摺子批摺子，還不忘每天看戲打獵。

8月20日這天，咸豐帝早上吃了鴨丁粳米粥，午餐菜單上有羊肉片白菜，膾傘單（牛肚），炒豆腐，羊肉絲炒豆芽，看起來胃口不錯。但戲看不動了，傳諭：“如意洲承應戲不必了！”⁶孰料就在下午2點，他突然就昏厥過去。值班的大臣們看著情勢不對，都留下來等著。一直到晚上，咸豐帝方才甦醒過來。意識到所剩時光不多，晚上11點多，他召見大臣們，宣佈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，同時又傳了一道諭旨：“著派載垣、端華、景壽、肅順、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，盡心輔弼，贊襄一切政務。特諭！”⁷前四位都是御前大臣，怡親王載垣、鄭親王端華是宗親，景壽是駙馬，肅順^①是宗室、協辦大學士；後四位皆是軍機大臣，其中穆蔭是首席軍機大臣、兵部尚書，匡源是吏部左侍郎，杜翰是禮部右侍郎，焦祐瀛則是太僕寺少卿。

這時候，皇帝神智尚清楚，在場的八位大臣深知這道諭旨的重要性，請求皇帝親自用丹筆寫下來。但咸豐帝已經拿不起筆，只好命人來寫，在遺詔中體現為“承寫”這兩個字，⁸也就是說非皇帝親筆所書。次日早晨，負責皇帝飲食的御膳房還伺候上傳冰糖燉燕窩。不過來不及享用這道甜點，咸豐帝便在七月十七日卯時（1861年8月22日早上5—7點）駕崩。

皇帝死了。在死之前，他做了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安排。按照清代制度，皇帝十四歲（虛歲）方能親政，他唯一的兒子載淳只有六歲，他便安排了八位顧命大臣，核心人員是他一直寵信的大臣肅順，他們代行皇權，幫助小皇帝治理這個偌大的國家。為了防止顧命大臣們權力過大，無人牽制，他又設置了一道屏障：皇后鈕祜祿氏手頭有一方印章“御賞”，皇子載淳有一方印章“同道堂”，由其生母那拉氏代持；顧命大臣們所擬的諭旨，

① 肅順（1816—1861），字雨亭，滿洲鑲藍旗人，愛新覺羅氏，和異母兄端華同為鄭親王的兒子。受咸豐帝拔擢重用，1860年（咸豐十年）官至戶部尚書，重用漢族官僚如曾國藩等，辛酉政變後被公開處決於菜市口。

需要起首蓋“御賞”印，結尾蓋“同道堂”印，如此方能頒行天下。翁同龢在內閣親眼見過此後頒發的諭旨，並詳細描述了這兩方印：“原片皆於首行印‘御賞’（陽文）二字長方小印。末行用‘同道（陽文）堂（陰文）’三字小方印。”⁹ 他還猜測“御賞”一印可能曾被乾隆帝所用，因他曾在乾隆的畫後見過，大小和篆文都相同。

這套政治設計不可謂不精妙，可見咸豐帝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所準備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，為幼子繼位做了盡可能平穩過渡的安排。畢竟開國之初順治朝攝政王多爾袞擅權、康熙朝鰲拜等輔政大臣跋扈，都是歷代皇帝念茲在茲的歷史教訓。

在京城의 皇弟、恭親王奕訢，則被徹底排除在核心權力層外，甚至連加入類似治喪委員會的權利都沒有，被要求繼續待在北京。上一年9月22日，咸豐帝倉皇出奔，“巡幸熱河”——其實就是找了一個藉口，丟下滿城官民，自己逃往安全之地。臨走的時候，他撤銷了桂良、花沙納欽差大臣的職務，任命恭親王奕訢為“特授留守京師、督辦和局、便宜行事、全權欽差大臣”，留在京城議和善後。在這個混亂而動盪的時代，年輕的親王代表朝廷和西方人簽訂了條約，穩定了局勢。但遠在熱河行宮的皇帝，不願意和夷人同處一城，拒絕返回京城。這就在大清形成了兩個事實上的權力中心。咸豐帝和奕訢，兩個當年的皇位競爭者，如今都對對方抱著不信任的態度：一個視對方為不穩定因素，會挑戰皇權；一個有安定社稷之功卻被排斥，難免心有不甘。

咸豐帝未能親筆寫下諭旨，成了傳位程序中最大的“失誤”。不到三個月，輔政大臣們就被以僭越、編造皇帝臨終諭旨這些生造出來的罪名處死或賜死。兩宮皇太后聯合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訢發動了一場政變，時人稱之為“三奸伏誅”（指載垣、肅順、端華），也有人稱之為“辛酉政變”（1861

年為辛酉年），而肅順的幕僚王闓運^①則名之為“祺祥故事”。“祺祥”是大臣們擬定的新年號，按照慣例，出於尊重已逝皇帝的緣由，新年號將在新皇登基的第二年啟用，但新年號已經沒有機會被使用。11月8日，以小皇帝的名義所下諭旨裏，乾脆直接否認了咸豐帝的遺命：“至載垣、端華、肅順於七月十七日，皇考升遐，即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，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，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，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，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……”“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為顧命大臣，縱使作惡多端，定邀寬宥；豈知贊襄政務，皇考並無此諭，若不重治其罪，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？”¹⁰

事實上，咸豐帝沒有朱筆手書，這只是最好拿來抓手的一個“把柄”。發生在辛酉年的這場政變，是多種因素集合的後果。政治鬥爭的殘酷，就在於事實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結果的勝負；過去也是不重要的，誰掌握了現在，便可以修改過去。咸豐皇帝臨死前所安排的體制被推翻，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，恭親王奕訢以議政王頭銜輔政，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共治新局面。12月2日，定次年壬戌年為同治元年，這個年號在1875年初結束。

此後衍生出的傳聞，更是頗得傳統皇權、宮闈鬥爭的“精髓”。光緒皇帝的珍、瑾二妃的老師文廷式，在筆記《聞塵偶記》裏說，咸豐帝可能在農曆六月已經死去，肅順和他的小集團秘不發喪，待安排好了，到七月中才宣告天下。他們嚴密監控從熱河寄往京都的信件，但還是有人想到在封信的紙條上寫了幾個字，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，所以留在北京的奕訢才能早做準備。¹¹這無疑是肅順集團失敗後廣為散播的傳言版本之一。

不過，8月22日這天，剛剛死去的咸豐帝，不會料到自己的一番心

① 王闓運（1833—1916），字壬秋，書齋名湘綺樓，晚清經學家，曾任肅順、曾國藩幕僚，著有《湘軍志》《湘綺樓詩文集》《湘綺樓日記》《春秋公羊傳箋》等數十種。

血很快付之東流。如果靈魂存在的話，他飄蕩的靈魂只能看著一個帝王的葬禮，一步步走流程。先是當日的小殮，臣子們摘掉了帽子上的紅纓子；皇后升級為皇太后，皇太子升級為皇上，他們要在靈前奠酒，然後輪到他看重的臣子肅順。第二日，皇帝的遺體在澹泊敬誠殿內入棺，行宮內都換上了孝衣，一片雪白。宮中檔案留下一個有意思的細節，第一天陪同皇太后去靈前奠酒的有琳貴太妃，卻沒有提到小皇帝的生母，直到第二天，敬事房首領太監傳旨：“懿貴太妃親封為皇太后。”¹² 兩宮皇太后，一個是先皇帝正妻，一個是現皇帝生母，用一天的差別，在名分上還是做了一個區別。行宮裏有人在密信中透露說：“諸事母后頗有主見，垂簾輔政，蓋兼有之……風聞兩宮不甚愜洽，所爭在禮節細故。”¹³ 這是咸豐帝死後最原始的史料，關於慈禧的個性與能力，兩宮太后之間的關係，都隱約可見。這點也成了肅順集團的罪證之一，政變後的諭旨裏提到肅順請分見兩宮皇太后，“詞氣之間，互有抑揚，意在構釁”，¹⁴ 也就是對兩位太后採用了分化策略。

被尊為“聖母皇太后”的懿貴妃那拉氏，從此走到了耀眼的政治前台。

當天，兩宮太后和八位顧命大臣協商今後朝廷公文的處理流程。肅順提出由大臣們擬定諭旨，兩位太后分別蓋印，不可以修改內容，自然也不必看奏摺。太后則堅持要先閱看，認可其處理意見後，再蓋上二印，代替朱批，發給軍機處或內閣；不同意的就不鈐印或留中不發。第一個回合的權力鬥爭，以肅順妥協結束。以我們的後見之明，肅順的妥協頗難以理解，因為這樣無異於賦予兩宮太后左右用人和行政的權力。如果從肅順此人的個性推測，他從前便很看不上滿人，主張重用漢族精英。他的政治小圈子以閒散宗室為核心、以漢人軍機為主，自然會被近支宗室嫉恨。時人的筆記裏記載，他對滿人官員常常直呼其名，開口大罵，對漢官則用敬稱；就是收取賄賂，也只收滿人的，“漢員之一絲一粟，不敢受也”。¹⁵ 更何況在他一手遮天的行宮，兩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女人和一個六歲幼子，面對

日常紛繁複雜的軍國大政，如何能翻出天去？很可能是這種輕視的心態，讓他放棄了本應該堅持的設置。

在政治鬥爭中，輕敵總是最致命的。

丈夫死了。一個女人的命運被改變了。

2021年5月12日，我乘坐9時16分的火車，從北京朝陽站出發，過順義西，穿越長長的山洞，約一個小時後抵達承德南站，然後打車至避暑山莊。

在初夏明亮的陽光裏，這座皇帝寢宮顯得古樸淡雅，也沒有想像中那麼軒敞。透過窗戶往裏看，中間堂屋懸掛著橫匾，上面是康熙帝所題“煙波致爽”四個字。匾額下面是斗方福字，左右均有條幅，前面是黃色寶座。

咸豐帝就死在寢宮的西次間。門口掛著一個匾額，上書“抑齋”，是乾隆御筆。西牆下是一張紫檀條案，上面有瓷瓶擺設，在臨窗的小矮床上，他曾批准和英法俄諸國的條約；龍床在北面，上垂天青色幔帳，下鋪明黃色床單，最終他死在這張床上。

由寢宮的角門，可以走到東西跨院。咸豐帝住在行宮的時候，皇后鈕祜祿氏、後來的慈安太后住東所，懿貴妃、後來的慈禧太后住西所。這天是週三，西所裏空無一人。院子裏一株白丁香開得正盛，細微的香氣若有若無。密匝匝小白花和山莊裏遍佈如意湖畔的紫色馬蘭花、黃色蒲公英，讓冷寂的宮殿多了些生氣。

在煙波致爽建成的次年（1711），康熙帝選定了三十六處最佳風景點，以四字命名，“煙波致爽”正是第一景。他為此作了一首五言排律，讚美這裏四季之美：“春歸魚出浪，秋斂雁橫沙。觸目皆仙草，迎窗遍藥花。炎風晝致爽，綿雨夜方除。”他在詩序裏解釋說：“熱河地既高敞，氣亦清朗，無蒙霧霾氣，柳宗元記所謂曠如也。四周秀嶺，十里澄湖，致有爽氣。”¹⁶

但在1860年9月30日，咸豐帝帶著妻妾兒子親信大臣們到達熱河行

宮時，這座康熙、乾隆祖孫兩代歷時八十九年營建而成的皇家園林，許多建築已經坍塌。雖然咸豐帝命令內務府出錢二十萬兩修葺行宮，但畢竟無法與全盛時期相比。我很好奇，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，懿貴妃在行宮裏的生活如何？這很可能是她第一次離開北京，逃跑路途上雖然很艱辛，但畢竟能夠看到外面的世界，這相對遼闊的世界對她意味著什麼？

坐在西所院落台上，我環顧這個顯得頗為狹小的院落，腦子裏想著曾經住在這裏的懿貴妃。1861年8月21到22日這兩天，在丈夫死去、兒子上位而她升級成為聖母皇太后的巨大變局中，在悲傷、憂懼和激昂交織的情緒中，一個不過虛齡二十七歲的婦女，如何從個人情感中超拔出來，去面對政治旋渦的黑洞？

慈禧太后廁身於大清最後五十年的政局興亡和社會新陳代謝之中，“五十年間天下母，後來無繼前無偶”。¹⁷ 在各種正史、野史和通俗文本的描述下，她被膜拜、被讚頌，也被詛咒、被醜化，她的形象，她的政治作為，都不斷被塗抹、被修飾。沒有多少人關心她的內在和靈魂，她作為晚清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，對她的研究與她的地位極不相襯。

兩種相互矛盾的評價，看上去都有自己的道理。一種認為她要對清朝的滅亡負責，她出於權慾，不肯放手，在關鍵的歷史時刻，做出錯誤的決策，導致大清覆亡。在清人各種野史筆記中，“滅建州者葉赫”¹⁸ 這樣的傳說，由於涉及祖先的仇殺和後輩的復仇，頗能吸引酷愛戲劇性十足橋段的民眾，此傳言百年不輟。據說，她的祖先屬於葉赫部，被愛新覺羅氏的祖先屠殺殆盡，部落首領臨死前詛咒，即使剩下最後一個女人，也要為他們復仇。另外一種則讚揚她延長了清朝的統治壽命。她和恭親王奕訢合作，垂簾聽政，重用漢人精英力量，支持洋務運動，終成就中興局面。而一旦她撒手歸西，不過三年，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。

在傳統社會裏，女性擁有天賦、才能、智慧是被漠視和詆毀的，它們不在女性價值的框架之內。而一旦女性顯示出雄心，道德的陰影就會覆蓋